

泪如雨下

且 赤川次郎 著

赵文梅 译



涙のような雨が降る

日本青春推理的起点 / 300000000册发行

赤川次郎长篇小说杰作！
令人潸然泪下的感人故事！

从未感受过幸福的人，一旦品尝过就再难割舍。

即使是冒牌的身份，我也要堂堂正正地守护这份温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泪如雨下

〔日〕赤川次郎著
赵文梅译

版权登记号：01-2016-91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泪如雨下 / [日]赤川次郎著；赵文梅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143-7286-1

I. ①泪… II. ①赤… ②赵…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4476 号

“NAMIDA NO YOUNA AME GA FURU”

Copyright © 2000 by Jiro Akagaw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Gentosha, Inc., Tokyo, Jap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ntosha, Inc.
through Discover 21 Inc., Tokyo, and Eric Yang Agency, China

泪如雨下

作 者 [日] 赤川次郎

译 者 赵文梅

责任编辑 赵海燕 朱文婷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0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52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7286-1

定 价 38.00 元





寻找唯一的真相

——现代推理馆 | 赤川次郎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カ
タ
ロ
グ
目
录

| | | |
|-------|---|-----|
| 断崖 | / | 1 |
| 到达 | / | 12 |
| 初次露面 | / | 24 |
| 第一天晚上 | / | 36 |
| 目标 | / | 47 |
| 约定 | / | 58 |
| 丑闻 | / | 74 |
| 交易 | / | 86 |
| 公园 | / | 98 |
| 事件 | / | 111 |
| 视线 | / | 124 |
| 策略 | / | 137 |
| 互相憎恨 | / | 146 |
| 友情 | / | 157 |

| | | |
|-------|---|-----|
| 信 息 | / | 165 |
| 计 划 | / | 175 |
| 一 人 | / | 187 |
| 逼近的影子 | / | 196 |
| 昏暗的早晨 | / | 209 |
| 雨之宴 | / | 220 |
| 分 别 | / | 231 |

断 崖

这并不能简单地称为“计算失误”，而是原本就没有习惯这样的事。不论是开车的男人还是坐在后座的男人，都紧闭着嘴不说话，并且浑身紧绷，对此，纵然是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少女，发现眼前情况异常也没有花多少时间。

车子并不是在国道上行驶，而是开到了山路上。

“你要带我去哪里？”少女鼓起勇气问道。

“闭嘴！”开车的男人大声吼道，“闭嘴坐好！”仿佛承认他就是有问题一样。

“让我下去！停车！”少女径自打开了车门锁。

旁边的男人慌了神，他没想到少女会突然这样做。

“老实待着！”说着，他把少女按了回去。

“住手！放开我！”

少女用力挣扎着。男人好像也不太习惯这样的事，不经意间手被少女挣脱开了。少女抓住男人的手，一口

咬了下去。男人疼得大叫。

照常理来说，这种情况下发出悲惨叫声应该是穿着水手服校服的少女才对啊。

焦急的司机猛踩油门，让车在山路上飞驰着。

其实冷静地想一想，只要两个人停下车，合力把后座的少女按住，是可以让她老实待着的。但是少女非常不安分，一边喊“放开我！杀人犯”，还一边拼命挣扎踢打着车门和车座。开车的男人此时已经气得脑子充血了。

而且，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两个男人并不习惯穿西装打领带，不光他们自己不舒服，别人看着也别扭。

少女用力踢向坐在旁边的男人，男人再次发出惨叫声，少女抓住他的领带，用力勒住他的脖子，这样即使男人想发出声音也喊不出来了。

开车的男人感觉后座安静了下来，误以为少女放弃了挣扎，说道：“喂，没事吧？”

此时坐在后座的男人终于从少女的手里挣脱出来。

就在这时，少女用后背撞开了门，车门并没有上锁，所以门瞬间就被撞开了。

少女一瞬间消失在了车外。

“喂！停车！”坐在后面的男人大叫道。

“她跳下去了！”

一个急刹车，车子横着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

红脸微胖的男人回头问道，他的头发已经很稀薄了。

后座的瘦瘦的长脸男人满脸涨红，气呼呼地说：“我刚才被她勒紧了脖子！”

“你是干什么吃的？她不过是一个小姑娘！”

“你说得轻巧，有本事你来试试！”

“先别说这些了！她跳下去了吗？”

“是啊，门又没锁。”

“找！”

“你也找啊！”

“我知道。”

两个人下了车。

山间小路的一侧是深深的悬崖。两个人来回跑着找了好几圈都不见少女的身影。

“她是在哪里跳下去的？”

“谁知道啊……也不知道车子走了多远才停下来。”

“总之肯定在附近。”

他们两人很笃定。

少女跳车的一边就是悬崖，如果从那样车速的车上掉下去的话……

“喂，快看！”瘦子说道。

在没有任何围栏保护的悬崖边上，少女校服的领结挂在树枝上随风飘荡。

“她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吗？”

胖乎乎的小个子男人颤颤巍巍地向下看了看，脸色苍白的他一下子坐在了地上。

“怎么了？”

“我恐高……你看看。”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瘦子也战战兢兢地向下看了看，已经被暮色笼罩的谷底十分昏暗。

“怎么样？”

“什么都看不见。”

“那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这样的地方你还能下去找吗？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肯定死了。”

“那倒也是。”

“想想这样倒也省事了……啊，好疼。”

瘦子挥挥手，说道：“咬得我真疼啊。”

“好……那我们，”胖子站起来接着说，“就把这个领结带回去作为杀了她的证据吧。”

总之，得出了一个结论，两个男人都松了一口气。

“喂，”瘦子说道，“那你去把领结拿下来。”

胖子听了脸色更加煞白。

“别说为难人的话了！我不是说了我恐高吗。”

“但是这主意不是你想出来的吗？”

听到瘦子的反问，胖子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所以，我负责出主意，你负责执行啊。”

胖子终于想出一个说得过去的主意。

瘦子咂舌道：“真拿你没办法，再啰唆下去，天都要黑了。”

其实太阳已经落山了。

但是，他们拿到少女的领结还是花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之后两人大汗淋漓地回到了车上。

“好好开车，别出事故啊。”瘦子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叮嘱道。

“你是说我开车技术不好吗？”

“我没这样说吧。”

“那你为什么说‘别出事故’？”

“你别误会，我就是随便说说的。”

“要是信不过我，找碴儿的话，那你来开。”

“我没有找碴儿吧？我被那家伙咬伤了手。总之赶快回去吧。要不赶紧消毒，可能会得狂犬病。”

少女要是知道自己被比作狗的话，应该会很生气吧。假如她还活着，能听到的话。

“这件事总算结束了。”车终于开回了山路上，胖子说道。

“啊，但是心情并不是很好啊。”

“这样做也是为了家人。”

“啊，我知道。”

他们慢慢从山上开了下来，天已经完全黑了，不开车灯已经走不了了。

突然间车子发出了滴滴的尖锐的声音，两个人同时吓了一跳。

“什么呀？闹钟吗？赶快关了！”

“不是，是手机响了。喂！”瘦子从仪表板里拿出手机大喊，“喂？”

片刻之后，对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你不用那么大声，我听得见。”

“哦，知道了。我担心声音太小，你那边听不到。”

电话那头传来好几个人说话的声音。

“怎么样？搞定了吗？”

“搞定了。”听到对方问，瘦子说道。

“真的吗？”

“带回了那个女孩儿的校服上的领结当证据。”

“好，辛苦了。”

“要按约定付钱啊。”

“我会守约的。今天晚上到约定的地方来取。”

“明白，挂了。”

挂了电话两人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欢呼道：“成了！”

“成了！”挂了电话，风祭靖久说道。

刚要喝茶的妻子贞子听了，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

“真的吗？”

“嗯。说是带了那个孩子的丝带（其实是丝带制的领结）过来。”

“丝带？戴在头上的？”

“校服上的，应该是用在胸前的吧。”

“哦……那应该就算确认没问题了吧。”

“错不了。对于他们两人来说百万日元是一笔见都没见过的大钱。”

贞子拿出手绢轻轻擦了擦眼角，说道：“可怜的步美，难为她还是个懂事可靠的好孩子……”

风祭靖久呆住了，嗫嚅道：“说杀了那个孩子的人可是你啊。”

“闭嘴！”贞子狠狠地瞪着丈夫，“你懂什么？你根本就不明白我的心情。”

确实，风祭靖久不明白。他们结婚在一起生活已经三十多年，靖久却对妻子完全不了解。

但是，他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帮贞子得到自己日常想要的东西。

这一幕发生在风祭家的客厅里——房间里杂乱无章地摆放着一些家具和花瓶之类的东西，简直可以说它是“杂乱的旧道具屋”。

对那些“旧道具”风祭靖久可以如数家珍吧。虽然他只有五十五岁，但是看上去已经很老了。

妻子贞子已经五十一岁了。对步美的死哭了一通鼻子之后，总算停了下来，她说道：“但是，我们这么做也算帮了忙。如了那个女孩儿所愿。”

当然，这是不是女孩儿本人的愿望就很难说了。

这时候客厅的门被打开，一个戴着眼镜的秃头男人走了过来，朝里面看了一眼之后，说道：“哥。”

“怎么回事，刚回来吗？”

“嗯。”

说话的是风祭常夫，靖久的弟弟。两兄弟长得并不像。

常夫进了客厅，小声问道：“怎么样了？”

“和预想的一样，那两个人把步美处理了。”

常夫瞪圆了眼睛：“真的吗？真的处理完了吗？”

“是的。所以，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你明白的吧？”
靖久严厉地说道。

“嗯……是吗？真的做了啊。”

“千真万确！常夫，你那边怎么样？”

听到对方这样问，常夫一愣，贞子忍不住埋怨：“你能不能靠谱一点儿？！”

常夫终于被镇住了，回过神来：“哦……没问题。人我带来了。”

“没错吧？”

“都说了不用担心，她是个机灵的人！”常夫连忙

保证地说道，接着又问，“要让她知道多少？”

“最好什么都不要跟她说。”靖久慌忙说道。

“被她抓到把柄，狮子大开口怎么办？”

“但是，真的什么都不说吗？”

“有必要让她知道的让她知道就行。其余的，不要多说。”

“知道了。”常夫点头说道，“把她带到这里来？”

“人现在在哪里？”

“让她在玄关处的小屋里等着呢。”

“好，把她带过来。”

等常夫出去，贞子说道：“能行吗？”

“现在担心也没用，我们已经不能退缩了。”

“嗯……是呢。”

风祭靖久坐在了沙发上，样子有点儿紧张，用手指摸了摸两侧鼻翼。这是他紧张时候的习惯。

“也是没办法的事。”贞子像是说给自己听一样，“都是为了风祭家，又不是为了我们的一己私欲。”

靖久很羡慕贞子能做到说服自己当断则断。靖久属于那种做事犹豫不决的类型。

不久，常夫回来了。

他带回来的少女就像来到自己家一样，很自然地进了卧室。

“呀……”贞子说道，“简直一模一样。”

是因为校服的原因，靖久想。

他们拿到了川中步美所在学校的校服。这个少女穿着学校的校服，头发也剪得和步美差不多的长度。

“你来了。”靖久说道，“我叫风祭靖久，这是我妻子贞子。”

少女轻轻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

听到靖久这样问，少女回答说：“我叫川中步美。”

一时间，靖久感觉步美好像起死回生一样，他和贞子互相看了一眼对方。

“不，我是说你的真名叫什么。”

听到靖久这样说，少女说道：“我被告知从今天起就叫川中步美了。”说完她朝常夫的方向看了看，“我会照做的。”

此时直视靖久的好像不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女，而是一个头脑聪明、意志坚强的少女。

“好好回答！”常夫不耐烦地说道。

“算了，既然你这么肯定，那就最好。”靖久说道，“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吧？”

“是的。”

“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里，明天我把步美的东西交给你。”

“好的。我想先洗个澡。”